

构建民族和解之基

——松冈环《南京战·被割裂的受害者之魂》读后感

朱成山 袁志秀

近日,读了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的日本教师松冈环女士的著作《南京战·被割裂的受害者之魂》一书,我们的心里久久难以平静,日军的兽行令人发指和震惊,同时对松冈环女士的精神感到由衷敬佩。她以一位日本小学教师的勇气和良知,冲破重重艰难险阻,揭示历史真相,使历史的真面目昭示天下,维护历史的公正,唤醒更多人的良知。松冈环女士所做的努力,为加害者和受害者之间的沟通架起了一座桥梁,也为我们构建中日之间的民族和解奠定了基础。本文从四个方面来解读这本书。

一 以铁的事实,进一步印证南京大屠杀历史事实的真实性

众所周知,近年来日本国内否定南京大屠杀历史的势力越来越猖狂,什么“南京大屠杀是捏造的”、“南京大屠杀是虚构的”、是“20世纪最大的谎言”,各种否定历史的言辞五花八门,越来越偏激;南京大屠杀受难人数只有几万人、几千人、几百人,甚至是47人,各种篡改历史的论调稀奇古怪,越来越玄乎;“东京审判是战胜国对战败国的审判”,拉贝、马吉等第三国历史证人的证词是“亲中国的言论”等等。似乎南京大屠杀这个历史事实的真实性是可以讨论、存在疑问的。与这种妄图否定、篡改南京大屠杀历史的逆流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日本国内也有一些敢于承认历史、正视历史的

正义之士,他们以各种方式来维护历史的公正。松冈环就是其中有名的一位。我们有理由相信,她的这一力作《南京战·被割裂的受害者之魂》将会给日本右翼势力和历史修正主义者以沉重打击。

近年来,随着对南京大屠杀史研究的深入,陆续调查和出版了一些新的史料。仅从证人资料的角度如《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史料》(江苏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幸存者证言集》(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642位亲身受害的幸存者为南京大屠杀历史作证),也有《拉贝日记》(江苏古籍出版社,江苏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和《魏特琳日记》(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外籍人士证言集》(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加害者证人资料方面,有《东史郎日记》(江苏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等,特别是松冈环女士的著作《南京战·寻找被封闭的记忆》(上海辞书出版社2002年版)使加害者、受害者、第三国外籍证人旁证者三个方面的证人证言资料丰富起来。

给日本右翼势力和历史修正主义者以有力回击要靠确凿真实的历史证据。今天,松冈环女士的又一著作《南京战·被割裂的受害者之魂》出版面世,使得南京大屠杀的历史事实的真实性进一步得到彰显。该书主要调查的对象是南京大屠杀过程中的集体屠杀和性暴力幸存者,书中收录了调查的180位受害者证人中的120位证人证言。这些幸存者的证人证言与原日本士兵的证言在时间地点是相近的,与第三国外籍证人旁证者证言也是相近的,三个方面的证人证言相互印证,相互补充,为南京大屠杀的历史事实提供了铁证。例如:南京大屠杀的幸存者刘永兴的证言:

(1937年12月)15日下午,日本兵终于进了房子,我和弟弟被枪逼着给拉了出去。到路上|看,我周围有二十多个年轻人,|个表示不愿意走的人当场被刺刀扎死了。我们被带

到大方巷朝日新闻社对面的空地上,叫我们坐下。日本人的翻译出来说“皇军的军舰在下关那里卸货,你们去帮忙吧”。集中在这里的四千到五千个人被转移了。八个人一排,最前面的是中国警察,后面是普通的男人,我和三十来个附近的熟人跟在队伍后头。冬天白天短,五点不到天已经灰暗了。队伍的各处都有拿枪的日本兵步行监视着。因为最后的日军抬着好几挺机枪,我们心想恐怕要被杀了,非常害怕。从安全区的大方巷到北面城外的下关有很长的距离。途中,尸体堵塞了道路。中国士兵和普通市民用铁丝捆着小腿被杀害,女人被强奸后光着下半身躺在那里,这些情景我亲眼看到许多。我们避开尸体,被日军包围着排成八队给带到下关附近。一开始,日军摘下中国警察的帽子和钢盔,扔进了长江。周围日本兵迅速架起了机枪。看着这情景,我想我们已经完了,我和弟弟下了决心,要是在这里被杀,不如自己跳进长江自杀。不一会儿,日军从队伍后面二十个人一批把人拉出去,在离开不远的地方用机枪扫射,开始了屠杀。到处传来“救命!救命!”的叫声。可怕的机枪声响个不停。机枪也扫射到我们的方向,弟弟中了弹,周围的人“啪嗒”的倒下去。^①

日本原士兵泽田好次的证言:

扫荡结束后,听说要处置中国人,我们就跑到码头边,去看杀中国人。仓库的入口处有9中队的1个分队,十来个士兵,架着两挺轻机枪,枪口对着仓库里面警戒着,以防发生暴动。第9队担任监视任务,另外两挺轻机枪是用来杀中国人

① 松冈环:《南京战·被割裂的受害者之魂》,上海辞书出版社2005年版,第108页。

的。把塞在仓库里的男人拖到外面,让他们内每五个人一批由码头往栈桥上跑,从后面用轻机枪“哒哒哒”地射击。还有的是,让五人左右站起来,面对码头跑,这样反复着将他们全部杀害。男人们穿的是当地人的衣服,有的是工作服。不管是好人还是坏人,都让他们从码头开始跑,然后从后面将他们击毙。我们相互说“干得太惨了”。遭射击的中国人往扬子江中跳,因为不需要收拾尸体,任其随江而去。扬子江岸被飞溅的血染得通红。^①

第三国美国牧师约翰·马吉在1932年12月21日致夫人的信函中说:

“我们一直开到通向下关火车站的热河路。这个日本人(指日本公使田中——译者注)说我们不能再向江边走,我说:‘但是人家在发电厂附近看到他的(指马吉先生要找的陈昌)。’说了半天他才同意继续向前走,但走到扬子别墅附近时,他不同意继续往前走,说如果在前进,日本兵会刺死你的。我们开上了经过传染病医院的路,过了几个电线杆的距离,看到一具尸体。他停下车说,必须掉头了。然后我们开上热河路(通向火车站),看到了更多的尸体。他说:‘下关没有中国人。’再次停车。实际情况是他不想让我看到日本兵所干的坏事,但他不知道,几天前我已经到过江边,看到了大批的尸体——约有300—400具(南京沦陷最初是在江边一个点上的情

① 松冈环:《南京战·寻找被封闭的记忆》,第83页。

景)。^①

凡此种种,在此不一一枚举。

二 以日本人的视角,进一步考证南京大屠杀幸存者的重要口碑资料

由于种种原因,南京大屠杀史的调查和研究并不充分,留下许多历史缺憾。虽然历史上曾经数次对南京大屠杀作过调查;例如,南京大屠杀后,金陵大学美籍教授、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成员路易斯·S·C·史密斯先生及其助手,曾于1938年3月至6月,最早对南京城郊区进行南京大屠杀受害情况的调查,写成了《南京战祸写真集》一书^②;为审判松井石根、谷寿夫等日本战犯,1945年11月,由首都地方法院检察厅成立的“南京敌人调查委员会”,以及1946年南京市临时参议会设置的“南京大屠杀案敌人罪行调查委员会”,曾经在南京市辖区范围进行调查^③;1972年和1987年,日本朝日新闻原记者本多胜一等人,曾对平顶山到南京和上海到南京进行过调查,编著《中国之旅》和《通向南京之路》^④;1984年至1985年,为了配合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的建立,南京市文史委员会曾经在南京市鼓楼、玄武、白下、建邺、秦淮、下关等6个城区,以及雨花台、栖霞、大厂、浦口等四个郊区进行过调查;1991年夏,南京市教育局及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

① 《天理难容——美国传教士眼中的南京大屠杀》，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98页。

② 《南京战祸写真集》，转引自《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史料》，江苏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262页。

③ 转引自《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档案》，江苏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509、555页。

④ 本多胜一《中国之旅》，日本朝日新闻出版社1972年版；《通向南京之路》，日本朝日新闻出版社1987年版。

纪念馆,曾发动全市的高中生,利用暑假对南京大屠杀幸存者进行回访;1997年夏,为纪念南京大屠杀遇难者遇难60周年,发动中日两国14700多名大学生、高中生(其中日本学生24人)对南京市所辖范围内的15个区县560多万人口中70岁以上的老人进行了全面的调查。上述这些调查从不同的时期、不同的角度、不同的方式记录了南京大屠杀的历史,积累了一些有价值的资料。但是,由于南京大屠杀规模较大、涉及的范围广、受害者众多、总体研究相对起步较晚等原因,无论是调查还是研究,均没有达到充分和圆满的程度,甚至在一些方面还很薄弱。

迄今为止,松冈环女士是第一位与这么大范围和数量的幸存者面对面、心与心的交流,并进行调查的日本人,进一步考证南京大屠杀幸存者的重要口碑资料,显得难能可贵。她说:“为了将南京大屠杀的加害和受害进行对照以查明事实,我们对原日本士兵进行了同步调查从1999年开始,以南京的集体屠杀和性暴力受害调查为重点推进这项工作。”^① 作为一位有良知的日本人,松冈环女士从1997年开始起,经过几年的艰难调查,在南京寻访分散在各处的南京大屠杀受害人。在开始调查后的4年里,访问了180多位亲历者。对这些珍贵的口述历史资料,松冈环女士进行了整理,出版了此书。以往日本人的研究是从整体和宏观角度,缺乏像松冈环这样的从微观的角度的深入研究。再者,作者是从口述史实的角度研究南京大屠杀历史,以一位日本人的视角,进一步考证了南京大屠杀幸存者的口碑资料。特别值得强调的是该书丰富了南京大屠杀的性暴力受害者证人证言,也为南京大屠杀史的研究提供了弥足珍贵的历史资料。

^① 松冈环:《南京战·被割裂的受害者之魂》,上海辞书出版社2005年版,第6页。

三 以日本教师的良知来解读历史, 为中日两国青少年提供一本历史教材

作为一名日本教师的松冈环女士为什么要作这样一项工作呢? 支撑她多年如一日的信念是什么呢? 我们可以从她的行动中找出答案: 在繁忙的工作中挤出时间来进行调查, 从 1997 年开始, 每年几次来中国。记录下几百份的加害者和受害者的证人证言, 然后整理、校对和编纂成书, 尤其要克服语言上的种种障碍, 校对中国的地名方言等等, 没有坚忍不拔的毅力是难以坚持下来的; 在日本右翼势力的叫嚣“要砍下松冈的头”和恐吓信等的威胁下, 她没能被吓倒, 这需要一股不屈服的勇气。

这种不屈服的勇气是源于一种对历史负责的精神。作为日本的一名教师, 她认为自己有义务和责任把真实的历史告诉下一代, 她在《南京战·寻找被封闭的记忆》的中文序言中曾写到“这本书原来是为了给不了解历史事实的日本年轻一代阅读而出版的”; 在《南京战·被割裂的受害者之魂》一书, 再次写到“与受害者同心同行。我把这句话铭记在心, 为南京的受害者做了长期的口录, 我们所展开的历史认识活动, 目的就是必须把他们渗透着鲜血的痛苦记忆传达给一无所知的日本市民。”^①

我们知道, 日本一些政治势力在战后多次进行教科书的修改, 掩盖侵略史实, 企图恢复战前军国主义教育。按照这样的教科书来教育日本青少年必然会产生历史认知的巨大偏差。与此迥然不同的是, 德国在战后的历史教育问题以高度的批判精神讲授纳粹时代的状况。松冈深知, 如果一个民族没有正确认识和面对过去, 就不可能很好地正视现实和迎接未来。这就是支撑她多年如一日

① 松冈环:《南京战·被割裂的受害者之魂》, 第 5 页。

的信念。凭借日本人的良知与友善,教授给孩子的应该是不掺水分的历史事实。她以日本教师的良知来解读历史,为日本青少年提供了一本历史教科书,同时也是中国青少年学习历史、了解历史的一本很好的教科书。

四 以真情换真心,把民族和解落实在行动上

加害国和受害国之间的民族和解,不能仅仅写在书本上,停留在口头上,需要的是踏踏实实的行动。像松冈女士一样的日本人,实际上正在用行动来作这样一种尝试,那就是加害国和受害国之间的心灵对话,进而为最终实现民族和解打下基础。她这样说过:日本社会的大趋势是歪曲历史、褊狭的民族主义、背弃与亚洲邻居的友好。因此,建立中日两国市民层面的真正友好,目前是最重要的。我们仍然继续着调查,我们的目标是心为受害者所想,一定要阐明历史事实。

松冈女士以她的真情、热情和耐心,克服民族、语言和旅途等种种困难和障碍,进行大范围的、深入的调查。由于传统的伦理道德观念作祟和种种复杂的原因,许多在南京大屠杀期间遭受性暴力的幸存者在战后选择了沉默,忍受着巨大的身心痛苦。特别是近年来,日本右翼势力有抬头之势,他们否认和篡改历史,这种历史修正主义给受害者以双重的伤害,是对受害者的第二次暴行。在这种情况下,幸存者们不愿提及深埋在心中的痛楚,尤其是面对日本人。在这种情况下,与受害者沟通的难度可想而知。用真情和耐心,以女性便利的条件及对性暴力受害者持有的特殊关心,松冈环女士赢得了许多性暴力幸存者的信任,向她吐露了埋藏在心中多年的“难言之隐”。当她第一次去张秀英的家请她讲南京大屠杀受害经历时,张秀英说不想和日本人说话。松冈环请求她说:

“日本人有人否定南京大屠杀和南京的性暴力,请婆婆务必向不了解历史的人和青年讲出您的经历。”“南京大屠杀没有真是岂有此理,我就是活证人”。后来张秀英婆婆来到日本,从到关西机场那天起,松冈环都和她一起行动。^①采访每一个幸存者都很心酸,松冈女士说,在做笔录时,我们屡屡为那无比的悲惨而流泪,正在写着的手也停下了,但是,我们是为了阐明历史事实而做记录的,我们又振作精神,拼命地做口录。^②最终松冈女士用自己的真情——对历史的责任心,对民族和解的真诚,和对老人真切的同情心,拉近了与受害者的距离,感动了她们,使她们吐露心声,讲出了自己的悲惨遭遇。

多年来,松冈环女士一直为中日友好作努力。她自1987年参加市民运动,研究近现代日本侵华史,着手对日本侵略战争的最大受害国中国的南京大屠杀幸存者进行采访调查。她参加了每年8月15日举办的南京大屠杀牺牲者追悼集会,每年的12月13日前后从南京邀请幸存者和研究者到日本,组织举办日本全国性的南京大屠杀证言集会。她现任南京大屠杀60周年全国联络会共同代表、铭心会南京友好访华团团团长。松冈环女士用自己责任感和使命感,以真情和热心,用自己的行动,为实现中日之间的民族和解做着有价值的事情。

(作者朱成山,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纪念馆馆长、研究员;

袁志秀,南京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研究生)

(责任编辑:刘兵)

① 松冈环:《南京战·被割裂的受害者之魂》,第12页。

② 同上书,第10页。